

剝皮老翁

翰齋書店發行

目錄

前記

水推長城

愚公移山

列寧和皇帝分家

李闔王渡黃河

佃戶吵架

剝皮老爺

張財主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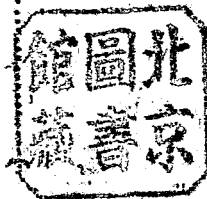
千里眼老二

兄弟亮寶

傻女婿

勤頭的功勞

賊娃子偷糞



(一)
(二)
(四)
(六)
(八)
(九)
(一三)
(一六)
(一八)
(一九)
(二一)
(二三)

救了一家人.....	(二五)
吃磚頭渡荒年.....	(二七)
五靈子.....	(二八)
山羊上當.....	(二九)
石頭元寶.....	(三一)
皇曆迷.....	(三三)
康熙皇帝訪山東.....	(三四)

前記

這個本子裏搜集的補充教材，都是民間故事，這些故事大部份是舊的。許多在羣衆中流傳的革命故事，搜集的不多。我們編這個小冊子，一面是作民校學冬教材用，一面是爲了引起大家對這方面的注意，多多搜集民間故事，特別是新的故事。

老百姓很喜歡講故事，聽故事。有許多故事都是一輩一輩傳下來的，但是在社會上流行的故事，不一定都是好的，甚至有些是有害的。可以大概的劃分兩種：一種是真正民間的，於人民有利的，還有一種是於統治階級有利，被流傳在羣衆中，借以欺騙羣衆的。所以，不管講故事的人或者聽故事的人，對於流傳的故事，一定要根據是否對人民有利，是不是真正民間的故事，而加以取舍。

這個本子裏的故事，有些是很好的，是民間的。如：「水推長城」、「愚公移山」、「列寧和皇帝分家」（蘇聯的）、「李闖王渡黃河」、「佃戶吵架」、「剝皮老爺」、「張財主下地」等，都是歌頌人民、於人民有利的。還有一部份，僅僅在咱們現在的解放區看來是好的，而在過去並不完全好的。比如：有幾篇講的有備無患、節約糧食。如果單看這個故事本身倒是不錯，但是，仔細想起來，在舊社會，單講防災備荒、勤儉節約，是有毛病的。因爲，窮人在舊社會，受人剝削壓迫，吃了上頓沒下頓，根本無法

備荒，窮人無論如何勤儉節約，也渡不過荒年，窮人是經常生活在天災人禍的荒年之中。有的故事，也說財主人家節約備荒，這是欺騙人的，財主多是藉上荒年發了大財。我們所以選了些節約備荒的故事，是因為在咱們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這種勞動人民的「勤儉起家、節約備荒」的本色，才真的有了積極的意義，而不被統治者藉以掩飾其剝削人民的行為。

搜集民間故事，還要注意羣衆講這個故事的語言，口氣，真實記下來，一定要保持民間故事的重要特色，即生動明確的羣衆語言。一個故事可找幾個人講，然後加以研究，改寫，改正不正確的部份使其正確，再傳播開。

以上僅提供了一點看民間故事和搜集民間故事的方法，如不正確，希望大家批評，並請各地區、村幹部和各地愛好民間故事的同志，多多搜集流傳在民間的革命故事和抗戰故事寄給我們。

一九四六年九月

水推長城

有一個^六婆娘，養了十個兒。大的順風耳，二的千里眼，三的有氣力，四的銅腦袋，五的鐵骨尸，六的長腿，七的大腦袋，八的大脚，九的大嘴，老十大眼。

有一天，弟兄十個斃地去了。老大順風耳，聽見有人哭哩，說：老二你給咱看一^下，老二一看，說：給秦始皇修長城的人，餓的哭哩！老三是^有氣力，說：我去頂。半前晌走到，半後晌就修起了。修起了，秦始皇怕這人氣力大，要殺他哩！他就哭。哭的老大又聽見了。他說：老二，你再給咱看一看，我又聽見有人哭哩！老二一看，說：不好，秦始皇要殺咱老三哩。老四是銅腦袋，說：我去頂。到了那裏，秦始皇用幾十把鋼刀沒把老四砍死，要用棍子擰身打哩。吓的老四又哭。老太說：我又聽見有人哭哩！老二一看，說：哎呀！不好，秦始皇要拿棍子擰身打咱老四哩。老五是鐵骨尸，說：我去頂。到了那裏，秦始皇打斷幾十根棍子，也沒把老五打死。要往海裏扔哩，吓的他又哭。老大聽見了，說：我又聽見有人哭哩。老二一看，說：不好，秦始皇要把咱老五往海裏扔哩。老六是長腿，說：我去頂。去了，就被秦始皇扔到海裏。水才漫到脚面子，正好撈魚呢！他撈下五六十斤魚正沒放處，老七瞧他來了。老六說：老七你瞧我來了，我撈下五六十斤魚沒放處哩。老七是大腦袋，取下草帽，五六十斤魚才放半草帽。兩個抬回來。沒燒的，不能燒的吃。老八是大脚，說：我前天在山上打柴扎了一個刺，搽出來看行不

行。一挑擔出一顆大椿樹。老三劈開，老九燒火。魚燒熟了，老九說：我先吃一嚼熱噉不。老九是大嘴，嚼了一口，有六十斤魚，還不夠墊牙縫子。氣的老十哭了。老十是大眼。先哭，是滾滾汗的雨。發邊哭的成了一團團雨。再發邊發下大水，一下把萬里長城給推走了。老妖秦始皇也被大水推到海裏，喂了鱉魚。

附記：這個故事是幾個男女娃娃講的。一面講一面罵秦始皇。由這個故事的深入人心，想見秦始皇對人民殘害真大。我邊記邊想，這故事和目前的情況，很有相同之處，即任何朝代的統治者所苦心經營的「豐功偉業」，最終勢必被「人民的大水」所推走。當然，古時的秦始皇難比今日的秦始皇，今日的人民亦非昔日的人民可比擬。但是，真理是一樣的。它把統治者的殘暴，及人民的聰明、勇敢、偉大的氣魄，說的明明白白了。今日的秦始皇，他的下場，由此是可以想到的。

愚公移山

古來有個人講愚公的老漢，住在山西。離他家不遠，有兩座大山，一座叫太行，一座叫王屋，方圓七百多里，高六萬多尺，擋住了他家的出路，進出很不方便。

有一天，他就結合全家開會，提議要剷平這座山。他的老婆就問：「挖下來的石頭土塊往哪裏放呢？」愚公回答說：「把它們倒在海裏！」全家人都同意了。

從此，愚公一家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能拿錘子的拿錘子，能担繩頭的担繩頭

，一天起霧就是個挖，也不管刮風下雨，也不管天冷天熱，挖了一天又一天，挖了一月又一月，直挖了十來年，還沒有挖完一座崗。他的兒子問他說：「爹爹！這山甚麼時候才能挖平呢？」他說：「不要性急，繼續挖下去總有挖平的一天。」他的孫子也問他說：「爺爺！挖的我的胳膊都發疼了，爲甚麼還挖不平？」他還是說：「不要性急，繼續挖下去總有挖平的一天哩。」他們又繼續挖下去。

又有一天，一位白鬍子老漢飄飄蕩蕩的走來，看見他們一家人挖的挖，担的担，就笑話他說：「山這麼高，這麼大，你們這幾個人能挖得平麼？這才是吃上餓不了啦！」愚公告訴他說：「你爲什麼這樣想不開？我死了有兒子，兒子死了有孫子，孫子再生兒子，兒子再生孫子……子子孫孫，一代一代的挖下去，還怕挖不平嗎？」白鬍子老漢聽了很受感動，就吹了一口氣，告訴天上的神，神就把這兩架大山移走了。

編者按：猛一看，這愚公實在迷糊塗的很，人怎能把山剷平呢？可細一想，這種堅持不懈，不達目的誓不停止的精神，是的確使人佩服的。在我們面前也有兩座大山，那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它們阻擋了我們到新中國去的道路。我們挖這兩架大山，已經挖了二十多年啦，帝國主義這架山已經再我們挖去多一半，封建勢力這座山，也叫我們挖去三分之一多啦，再繼續努力挖下去，堅持到底，神是沒有的，但是一定會感動全中國的人民，全中國人民就必然會和我們一道，去把這兩座反革命的大山挖掉的。

列寧和皇帝分家

譯者。波甫林娜

「有一次，俄國皇帝在家裏，他的一個老將軍，跑來報告說：『皇帝老爺，大事不好了，咱們國裏出了一個頂有學問，頂有本事的人，也不曉得他做什麼官，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曉得人都叫他做列寧。這個人到處對羣衆說：『我要找皇帝去，把他的軍隊統統奪過來，把他的文官武官和他自己統統抓起來，把這些剝削老百姓的壞總統殺掉！』』這位老將軍把列寧的話一說完。嚇得俄國皇帝全身發顫，大聲叫着說：『趕快給他！』」

個叫列寧的人寫信去吧！』只要他不殺掉我和我的文官武官，我願意把我的半個天下送給他！』老將軍聽了，連忙拿起紙筆，跪到皇帝跟前，就給列寧寫信了。信上說：『列寧你不要來抓皇帝，和我們文官武官罷！不用打仗，也不用吵架，你把俄國的半個天下拿去！』」

老將軍把信給列寧一寄去，說話之間，列寧給皇帝回信就來了，信上說：『俄國皇帝，你答應給我半個天下，我不來打你了！不過話得說清，我要你的半個天下，不是幾個省份，幾個縣城；我主張這樣分：請你把你們那些有錢的闊人都帶去，把你們這些做官老爺的金銀財寶都帶去，把地主和他們所有的財產、存糧和絲羅綢緞都帶去，把商人和他個有的貨物、銀錢、鈔票都帶去，把工廠裏的機器和他們的機器財產都帶去，把這些都分給你。那麼你就把你所有的窮人都分給我吧！把工人、鄉下農民、士兵、和各種的耕牛驢馬、荒地和耕地分給我，別的我什麼也不要！』」

俄國皇帝看了列寧的信，真

興得跳起來了，笑着對他的文武百官說：『趕快給這個列寧回信吧！就說我完全同意！』好一個有學問的人。一切金銀財寶，一切商人的貨物，一切地主的糧食，他都不要，光把一些窮苦老百姓帶走了，這算什麼有學問的人呢，將來他們都會餓死的！我們麼！可以拿錢去僱那些窮人，去僱士兵，我們可以過太平日子了，再沒有人來害我們了。『俄國皇帝的文武百官也都喜歡起來，就給列寧回信，說皇帝完全同意，馬上就把所有的閹人帶走了，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留了下來！這樣，列寧就來到工人農民和士兵面前，列寧像一個莊稼漢一樣，對大家說：『同志們！都好吧！』說着就拉手。又大聲說：『我同你們是一樣的人了！我們現在都是同志了！現在我們怎麼過日子呢！你們要聽我的話，我絕對不會把自己的同志往壞處帶！』士兵們就按着軍隊的規矩說：『我們絕對相信列寧同志！』工人，讀書的和會手藝的人，也沒有反對他，只有鄉下農民們生了氣，說列寧同志把賬算錯了，和嚷着說：『爲什麼那麼多銀錢不要！把那些給我們分一分，我們也可以過幾天好的日子！』列寧就笑着搖手說：不要吵！不要埋怨！把牛和牲口拿去好容易做活吧！過幾天就明白了！那些有錢的人，無論到那裏都找不到工人、農民和士兵，我們一個人也不跟他們來往，那麼他們就活不下去了，因爲他們每個人都只會吃，不會做！』

這樣過了好久，真的一個人騎着馬，帶着俄國皇帝的一封信，飛跑着來送給列寧，那個信上說：『列寧，我算上了你的當了。你把窮苦老百姓都領去了，給我留下一點只

會吃不會做的人，我們做官的人，沒有士兵什麼事也不能做，那些地主老爺們，糧食都吃光了，衣服都穿破了，我們商人的貨物，沒有老百姓買，也快要爛了！工廠裏的機器沒有工人做，也都起了鏽了！快沒用了！窮人們都照着你的話，不和我們來往，我們有錢僱不到人！我們快沒辦法活下去了！我和我的文武百官決定馬上要和你們打仗，把窮人們搶回來！」

真的，窮人和有錢的人就打起仗來了，有錢人的腳就站不穩，那些做官的人只會下命令，又怕死，不敢上火線，結果就打败了！

「天下都歸了列寧。」

編者按：這是個蘇聯農民的故事。它說明了：人民是世界的主人，工農羣衆是創造一切的，統治階級不管有多少金銀財寶，如果離開了工人農民，他們就會凍死餓死；同時也說明了列寧是和勞動人民在一起的，列寧是愛勞動人民的。人民也愛列寧。

李闖王渡黃河

李文幸

闖王李自成，在陝西米脂縣起了義。他帶領農民軍，想東渡黃河，去討賊那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替受苦受難的老百姓報仇雪恨！這時正是初冬天氣，派他了兩個人去黃河凍了沒有，回來的人說沒有。闖王的臉上，就現出焦急的樣子，立馬問，鬍鬚頭髮，蒼白了一半。第二天又派兩個人去，回來的人說，「黃河沒有凍着！」闖王聽說

臉上更現出焦愁的樣子，立馬間，鬍鬚頭髮，完全成了雪白。第三天再派兩個人去看，那兩人一到河邊，見黃河還沒凍着，波浪湧起很高，水聲流得很響。於是兩人便商議道：「咱大王爲了解救河東老百姓的困苦，聽見黃河沒凍着，心裏很發急，你看，才兩天，鬍鬚頭髮，都雪白了一！今天咱們回去，就說黃河已經凍着，等大兵到了河邊，咱們都跳下河裏去搭橋，好讓咱大王渡過黃河。」二人說定，便回去報告道：「黃河已經凍結實了！」關王大喜，鬍鬚頭髮，馬上由雪白，轉成蒼白，由蒼白轉成墨黑，傳令三軍，四更造飯，五更起程。人馬來到河邊，河水到沒凍着，只是河上船連船，板連板，河面到河東，四平八穩的，成了一座寬大的浮橋。關王正勒馬觀看，心裏覺得很奇怪，忽然從河底上來兩個人，口稱「大王！我們都是這黃河上下千里的船夫，聽大王要東渡黃河，爲民除害，所以特在二夜工夫，搭成這個浮橋，現在就請大軍上船。」關王過河，謝了船夫，先破寨武關，後破北京城，把那騎在農民頭上的壞蛋們，狠狠地懲罰了一番。

附記：關王就是李自成陝西省米脂縣人，明朝末年，個農民領袖，爲了人民翻身東征西戰。這故事是講：只有爲人民辦事，才能得到人民擁護，只要能得到人民擁護，天大的困難也是能夠克服的。

佃戶吵嚷

宋不顯原稿，殷白改寫

王家莊有個地主王居貴，外號叫「窮漢閻王」。此人有三千多垧好地，一半租出，留下一半招來佃戶夥種。他借給佃戶們糧食，在窮家裏地位。名義上不吃利錢，實際上是吃了粗糧還細糧，吃了舊糧還新糧，利錢也很大。這窮漢閻王抓住這個刀柄子，就來剝削佃戶，拿上幾十年的老囤底子上連牛也不吃的壞糧，借給佃戶們吃。吃了一些時，吃得人們都是身輕骨頭痛，眼花繚亂，連地也鋤不下了。二十多個佃戶沒辦法，就推選出李老四，去請求地主借給些好糧，誰知好糧沒備壞，反到碰了一鼻子灰，叫「窮漢閻王」大聲罵道：「你們這些東西，吃五穀就想吃六穀，你們自己家裏能拿出一升壞糧，為什麼給我當佃戶！」

李老四他們二十多個人，挨了罵以後，恨不高興，想辦法要鬥爭一下。第二天鋤到半後晌時分，就躺在一苗大樹下邊，唧吵起來了。李老四先說：「鋤子的尾巴，城門洞的風，三月天的鷄狗，窮漢閻王的心，是最毒的東西。」劉二也說：「窮漢忍飢，神鬼不知，受的牛馬苦，吃的雞狗食，這成什麼營生？」安三說：「貓兒不急不上樹，狗兒不急不咬人！那老狗日的欺人太甚，得想個辦法制他哩！」思想上醞釀成熟了，眾人就總制他的辦法。這說一個不對，那說一個也不對，最後安三如此這般說了一個制法，大家都同意了，決定回去就實行。

一進房子，聞到那股酒酸子酸臭味，劉二開口就罵：「狗日的，還是這酒酸子飯！」說罷，就拿起個鉢子使勁一摔，打成兩半了。李老四跳起來就撲下去說：「你不吃算丁，爲甚打鉢子？鉢子砸你個甚？」順手一鋤頭把窗子擊了個稀巴爛。安三急了，把菜罐子從家裏提到院裏，嘴裏說道：「有話慢慢講嘛，爲甚打起架來？」窮漢閻王在後院聽見有人吵鬧，趕快跑出來，只見李老四和劉二兩個扭在一起撕打，急忙搶上去連勸帶罵，往開拉扯，不小心，却吃了許多偷來拳，才把衆人分開。他急急喘喘問：「爲甚要打架？」李老四很不平的說：「你老人家不知道！劉二那狗日的，借給他吃糧還嫌沒米燒哩！」我說：「你家裏能拿出一升壞糧，還給掌櫃當佃戶？你不吃咱們就散，……」他話還未完，衆人一齊喊叫起來，說是：「散吧散吧！」一邊就去收拾鍋蓋。窮漢閻王淫心想：著是他們走了，我這莊稼就是個鬧不成，倒不如讓上他們一點，叫他們好給我勸導。於是趕緊說道：「唉！唉！劉二說的對！米就是不好嘛……」就把管倉的叫來，沒頭沒腦的埋怨了一頓，叫把好米給借出來。

——編者按，這故事告訴咱們，封建地主的心眼是和蠍子的尾巴一樣毒，總是朝着農人身上打主意。窮人一覺悟，大家齊心的鬥爭他，他就得欺下來。

剝皮老爺

開提記

清水河右岸，有幾個狠心的地主，把一個麻錢窩的比命還重，處處剝削受窮人。

聽他當的仄，不知道有多少。受苦人給他透了一個外號，叫做「剝皮老爺」。右岸的人，誰都知道他的大名，誰都不敢跟他來往。有一年，過了正月十五啦，「剝皮老爺」還沒僱下做工的，「剝皮老爺」心裏盤算道：「眼看春耕到啦！沒人願意給我做工，這該怎麼辦？」思來想去，忽然心生一計，連忙找了幾張破紅紙，寫道：「誰願意給我老翁做工，一年工錢三十兩紋銀！」隨後又把這個帖，張貼到各處去。心想：等我招商罷，比別家多一倍，總會有伙找上門來吧！唔！那就叫他暗暗我的手段，吃點苦頭。」

清水河左岸，有一家兄弟兩個：哥哥叫大虎，弟弟叫二虎。有一天，大虎到右岸去賣米，看到牆上僱人的紅帖帖，回去和二虎商量好，到「剝皮老爺」家去做工。大虎整整做了三年工，決年三十晚上換錢的回來。二虎見到大虎，忙問：「哥，你回來啦，十頓快吃飯。」大虎一屁股坐在炕上，搖搖頭不聲。

二虎不聲的說：「哥，你怎不哼聲？」三年賺下三十兩紋銀，你還賺少？心裏不高興。」

大虎氣沖沖的說：「誰！真虧人，白做他娘一年工，連一根毛錢也沒見！」

二虎奇怪的瞪大眼睛，問道：「怎麼？沒賺下個錢？那是怎回事？」

大虎長嘆一聲說道：「唉！兄弟！咱們瞎了眼，找到「剝皮老爺」門上去吃苦頭麼。十正月我一去，他就和我訂了個條件：說是一件事做不來，就要扣十兩紋銀，我盤算自己是一個老莊稼手，還有甚做不來的事，就一口應承下來！唉！誰知那老狐狸心眼太狠。」

第一件事就叫我把大邊裝到小邊裏去，我做不來，他扣了十兩工錢。第二件事，又叫我把房子裏的地搬到太陽地下晒，我做不來，他又扣了我十兩工錢。第三件事，今天叫我弄幾斤工錢，他又問我的頭有多重，我答不上，他就扣三十兩紋銀，扣的一光二淨！唉！不能提！不能提！

二虎聽罷，壓住自己心中的火氣，說道：「哥，不用生氣啦！我有辦法。明年我去給他做工，我把你的工錢贖回來不成！」

過了年，「剝皮老爺」又貼上僱人的紅帖帖。二虎指上行李走到「剝皮老爺」家中。剛進大門，「剝皮老爺」就迎了出來，眯着眼睛道：「你是來做工嗎？」

二虎回答道：「是，老爺！」

「剝皮老爺」聽罷，眉開眼笑的說：「好好好！我僱你！工錢照帖帖上說的，一年三十兩紋銀，一個麻錢也不少你的。不過……嘿！咱們得討個條件，你一件事做不來，就得扣十兩紋銀……」

二虎還沒等他說完，就連連點頭說：「能成！能成！」

就這樣，「剝皮老爺」把二虎給僱下來。

二虎忙過春耕，已是桃花盛開的時候。「剝皮老爺」要喝酒賞花啦！帶着二虎，走進後院。「剝皮老爺」指着房簷下的兩個酒壺說道：「二虎，你把那個大壺給我裝到小壺裏去！」二虎答應了一聲「是！」抱起大壺，「碎！」的一聲，摔到石頭上，把壺弄

了個稀巴爛。「剝皮老爺」心痛的叫道：「你瘋了！賠我的壘！賠我的壘！」

二虎不慌不忙的說道：「不這樣辦，怎能把大壘裝到小壘裏去？不了你給咱做個樣樣。說着說着，把碎片片都給裝進了小壘。「剝皮老爺」傻了眼，沒有二話可說，只好認輸。

二虎忙把鋤草，正碰上秋雨綿綿的連陰天，房裏都潮濕的生了霉。一天，天晴出了太陽，「剝皮老爺」對二虎說道：「二虎，你給我吧房子裏的地，搬到太陽地下晒晒，」

「二虎答應了聲「是，」拿了鐵鍬，爬上屋頂就斫，瓦片木椽，通通通的掉下來。」

「剝皮老爺」大發脾氣，罵道：「混蛋！你瘋了，賠我的房子！」

二虎笑嘻嘻的說：「不這麼辦，能叫房子裏的地晒到太陽？不了，你給做個樣子？」

「說着舉起鐵頭還要再斫，急的「剝皮老爺」連連搖手道：「別斫！別斫！算你對，算你對！」

又忙過秋收，到了大年三十。二虎要回家啦，去要工錢。「剝皮老爺」說：「慢着，你先說說我的頭有多重？再算工錢不遲，要是說不對，我這工錢還不能給你。」

二虎馬上回答道：「三斤六兩！」「剝皮老爺」笑道：「不對，明明是四斤嘛！」

二虎睜大眼睛說：「我說是三斤六兩，就是三斤六兩！」說着就從桌上拿起一把菜刀和秤秤。又說：「老爺不相信，割下來秤一秤！」嚇的「剝皮老爺」抱着頭，大聲叫道：

「你對！你對！快把刀放下！三十兩紋錢，一個麻錢也不少你的！」說罷，連連從櫃

裏摸出三十兩紋銀，忍住心頭痛，捧到二虎面前。

二虎接過銀子，痛快的說道：「我們憑下苦吃飯，我們兄弟倆早起晚睡，日晒雨淋，給你勞動了兩年，我們對得起你。我只要你廿五兩紋銀的工錢。這十五兩算是你補給我哥哥的。我走了，你往後不要把受苦人都當傻瓜。真虧你壓迫欺騙！」二虎說罷，大搖大擺的走了……

「剝皮老爺」撲通一聲，跌倒在太師椅上。

編者按：封建地主好多輩子以來就騎在咱們受苦人身上，想盡各種不說理的辦法剝削咱們，只要咱們大家團結起來，進行說理鬥爭，向他減租、清債、抽約、贖地，從咱們背上，把他撲通一聲，推倒下去，咱們才能翻身。

張財主下地

前奏

張財主僱的四個攪工漢，一個叫搗土，一個叫磨地，一個叫清糞，一個叫除草。每天他們回來，還沒進院子，就一股勁兒嚷肚子餓。張財主一聽見就生氣，以為攪工漢是山字轉糊糊，丟了他的毛臉兒；這會讓鄰家笑話他，「又要馬兒跑的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因此上，再也不會說第二句話，就紅眉綠眼的打人，氣兒兒地說：「你們攪糞子人呀，像前輩子就沒吃過飯！一攪工漢也惱火的不行，一天，他們在一塊地裏，四個人商量對付辦法，把財主狠狠治一下。搗土說：「財主一天三頓白麵，自己掉在

裏，那裏知道咱肚子的苦？我看，把這藥做進止，洗的不能吃，就他幾天，

看他歡不歡？一捺草藥，話起話說：「一晚，看你這老漢自己乾的像老漢，為你，那

真好呵他。早聽我的，我就給他腦上錮幾道釘子！一腔地又反對除草說：「看你這後生

反對人命，唉子，咱不負責，我看看我拉他一次，痛一痛，我的皮一刮，你這後生的

反對人命，唉子，咱不負責，我看看我拉他一次，痛一痛，我的皮一刮，你這後生的

一可是他還有說罷，衆人都搖頭：這也不是一箇好辦法。左也不好，右也不好，真叫

苦悶了吧！商量以這還沒個結果，就一起上地裏動彈去了；突然搗土故前斃斷一苗大

黑豆，揀子，和鋤草他們說：「咱可有個妙法，請你們猜猜看？大家喜的停了鋤，說：

心服，那才青天，擡着石頭，人猜，一他就告訴門人，誰敢動，誰就，這不治的，他

財正，揀着壯子，成天老担心，虛食在，腰裏頂住，害上食氣。他氣也喘不上來，問：

一有甚事，事，搗土？咱張財主決不虧待你！一搗土前，腰後，背說：「啊哈，張家的洪

忙，接說：「莫說你老沒見過，就是這棺材，活了幾十年，聽地，來見過。一財主要

是齊峯，走的是水蛇路，兩個人就走出村子。搗土，你走進前溝裏，梁臣，上，走過的

繞來繞去，都不是正道。財主吃的胖胖的，又肥又重，好

容易爬上高梁里，走過百十多畝地面；沒看見。搗土說忘了，原來是在北梁上見到的，又引財主翻回來。財主走的脚步發了火，頭上的日頭晒的又毒；好容易爬上了北梁，走過北梁，還是沒看見。快走近靠村子的那山頭上，財主實在餓的不行，壓肚子活搖搖，屁股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搗土問他理由，財主不肯說是餓了，深怕搗土漢抓住自己短處，嘴裏只說有病，搗土說給他扎一針，他拉的說不用，要搗土回家搗一碗一快片一水，病就自然會好。正當那時候，鋤草和磨地起來，說弄上那苗黑豆了，這強勸財主再走一段段就能看見。財主死也不動，只催搗土快回去，搗土推三推四才走。過一陣，秧蓋擊着一苗黑豆苗子來，書備衆人說：「看你們聚成甚？苗子讓野貓咬斷了！一大家都說可惜。財主沒心思理睬，眼巴巴地盼望着搗土，搗土回來說白麵做不出來。財主火的罵管家說：「狗日的爺爺快餓斷腰哩；甚也行嘛！」搗土忙從衣懷裏掏出個窩窩頭說：「你老不嫌棄，把窩窩吃了，這東西還頂事。」財主接過來就狼吞虎嚥，這就恢復了原氣。從此以後張財主聽到攪工的喊餓，再也不敢生氣了。

一、這心一門情面一好聽的話，實際上他們還沒有良心，最不講情面。這個故事，就是叫我們看破封建地主的心口不一致。

千里眼老二

桐 慶

聽說有四個老漢生了四個兒子，他這四個兒子都有了不起的本事；老大是個瘋風耳，頭一擺千里以外有人說話他都聽得見。老二是個千里眼，眼一睜千里以外，他都看得見！老三是個長腿桿，一步邁開就是四萬八千里。老四是個大手掌，一個手掙能壓死千丘萬馬。說來他們四個弟兄，各有各的本事；中間要數老二心靈，唯有老四最心笨。

這一天，老大老二老三到山裏種地去了，打發老四到鎮上買貨。去了半天還不見來；大家正奇怪的時候，忽然順風耳說：「哎呀不好啦！咱老四在哭咧！」老二說：「我看看！」老三把千里眼一睜，只見老四一邊哭一邊往回跑。止說：「老三！你快去救咱老四，不知道又出了什麼事了！」長腿桿老三把腳往前移了一移，就碰到大手掌老四了，也不問三十二十一，便把他背回來了。幾個弟兄一見面，順風耳老大問：「老四！你哭啥咧！」老四眼淚還沒乾，他說：「哎呀！咱們不得活了呀！剛才在集上，張老四說，天要塌下來了！地裏給水淹滿！他叫大家趕快各自逃生去咧！我趕回來告訴你們，心裏一急不由人就哭起來了。」順風耳一聽，臉色就變了，直頓着腳說：「糟了！咱們地剛種好，却收不上了！我聽見四面八方好多人都在說天要塌下來了！地要給水淹了！都在說要趕快逃命咧！咱們怎麼辦呀！」長腿桿把胸脯一拍說：「不要怕，你們坐在我腳背上，我一下就把你們帶走了！那愁什麼！」只有千里眼老二半天沒有話說，他心裏

想：「我！張老四他知道個趨！他怎麼知道天要塌？他又怎麼知道地要給水淹咧？這事不能確信。」便對弟兄們說：「呃！你們慌什麼？張老四說天要塌，天就真的會塌下麼呀！我們不勝把他叫來，看他有個什麼道理？要是說得有理，咱們再逃生！可不能隨便上當。」衆弟兄說：「好！咱們把張老四找來問！」長腿桿老三馬上就把張老四找來了，一問張老四，張老四摸着腦瓜子說：「不知道啥道理呀！我是聽李老五說的！」衆弟兄就要找李老五，李老五來了，他說是劉老六告訴他的，劉老六來了，又說趙老七說的，這樣一個追一個，找來了好幾百人，追根到底問出來是王老八說的，千里眼老二就把眼一瞪，大聲問：「王八！你怎麼知道天要塌，地要給水淹呀？」王老八看見千里眼長的一對好精明的眼窩，心想：「哎呀！這人好精明，問的好厲害呀？」想着，臉色也變了，不覺身上打了一個冷顫。便支支唔唔的說：「我……我……我想出來的呀！」千里眼一看，早就看透了王老八的五臟六腑，看出他是顛倒長的黑心腸，便大聲喝道：「你這壞蛋，想出這些話來幹什麼？」王老八只見千里眼旁邊，左邊是大手掌老四，右邊是長腿桿老三，都對他直瞪着銅臉盆大的眼，嚇得連忙跪在地上說：「是我騙大家的呀，我見大家都把莊稼種好了，只等收顆了，我懶得種地，想了這個法子，把大家嚇走了，我好收衆人的莊稼！……」話還沒說完。大手掌老四氣不過，伸出一個指頭，一下把王老八壓得粉身碎骨，成了一塊渣渣了！千里眼便對衆人說：「這道謠言的壞傢伙，咱們把他打死了！誰也不要這些傢伙的當了！咱們真也不怕！就算是天塌下來

了，叫咱老四用手掌托上去；地上水淹了，叫咱老三用脚一掃，水都澆乾了！這地方上咱們有家，又種得有地，那能隨便就丟了呀！可不要上這些傢伙的當！咱自己的地方，咱們要好好保住，咱們有力誰也不怕！」衆人聽着，都同意都鼓掌！千里眼便打發長腿樺老三，把他們一個個送回去了！大家便又平安無事的過起日子來了。

編故事人說幾句，上面這個故事看來是編出來耍笑的，其實是勸衆人遇事多想一想，才不會上當。近來咱邊區周圍頑固份子派特務到處造謠，咱們要像千里眼一樣，眼放快，心放靈，不上頑固份子的當，頑固份子的謠言咱們要當衆揭破！邊區是咱們的祖方，咱們要好好保衛它！

兄弟亮寶

田家

從前有兩兄弟：老大是個種地的，老二是個財主。老大爲人正派，有苦水，東山的日頭背到西山，盤日價辛勤勞動。老二要好取巧，筍皮剝皮，對人很霸氣。有一天，他說他哥：「看你土眉土眼，老吃塔捏的，你有甚能處？」老大說：「我沒甚，只有我老漢，還有兩個巴屎的。」老二說：「兩個兒子有甚值得金貴的？我窮裏的元寶，也能打七個八個金娃銀娃！」老大說：「人比元寶金貴的多哩！」老二氣虎虎說：「那……那咱們擺到外面比一比。」老二硬要比，後來就比開了。老二挑上兩鎊藍元寶，老大吼上兩個兒子——金道和銀鴻。弟兄兩個來到山梁上。那時候正是臘月數九天氣，又刮大風，冷

的骨頭裏也涼冰冰的。老大就帶上兒子攪柴燒火，老二凍的縮腿拳乾，上牙打下牙，冷凍的實在悽惶。老大父子把他抬到火邊透上暖身子。老大說：「有人有力，勞動爲本！」老二不服氣。到了來年春上，老二用元寶僱人開地。他一向貪圖便宜慣了。賤工錢，那能僱上好長工？他又在生活上刻薄人家，俗說話，「掌櫃的誑肚皮，攪裏的誑地皮」，地裏莊稼長的稀稀拉拉，像禿子腦上的頭髮一樣。老大父子三人，上地很勤，地裏綠油油的，厚的像鍋上的毛龍一樣，真惹人愛。等到秋裏，老大打的驢糞得爛爛的，放在手心裏，沈甸甸的像金子。可定老二呢？他打的盡是糞子，輕輕吹一口氣，就吹跑了。老大拿去和老二比。老大說：「你看，到底還是兒子比元寶好，勞動比刻削好！」

附記：這兩個故事是說，勞動是最寶貴的。錢只是交換東西的工具，錢本身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穿。吃的穿的還是憑勞動創造出來的。

傻女婿

田家

是老爺子年辰裏的事。有一個老姑娘，帶上三個女婿逃難。他們老家河南遭了災，大水坑了個一乾二淨，連根柴草也沒留下。從家裏起身時，老姑娘把三個女婿叫到跟前說：「老祖宗們說來，老家是個海，今後必成湖。只有北山裏能安家立業，永紮根。那當地的外頭路過那裏，看見地肥土厚，黃娜娜的底子舖砌的像唐金珠瑪瑙……」三個女婿都辦妥了，地不荒，三三個隨女婿只認自己漢子，誰也不說話。老姑娘生氣的

說：「有甚話談吧，全靠大家出主意麼。」大女婿是個書呆子，文縷縷地說：「生在禮義之邦，不為山野之民。」二女婿是店掌櫃，擊着手指頭說：「三三三十一，這事沒利益。」三女婿歪坐在地磚上，傻裏傻氣地說：「地種三年親如母，常年動彈不離土。」閨女們也跟上說啦，一家子就吵個不消，正在那個圪節上，又漫來了一陣大水；刮走了大女婿的「文房四寶」，刮走了二女婿的算盤賬簿，只有傻女婿的頭頭刮不走，可惜把地土刮上了一片石蛋蛋，變成荒灘泥沙。眼着只落個逃難的路了，男女一窩子七口人，就一逃逃進山裏來。

一進了山，大女婿望着山哭鼻子，二女婿望着山說倒運，傻女婿望着山笑嘻嘻，他一看，山坡山窪肥沃地，天生天養，地的勁氣可壯哩，這勁氣也竄進他的筋肉裏、骨子裏，搞起鐵頭砍開梢林，就這地耕種起來。傻女婿勞動確實動的很，日子度得也真困難哩，一春季盡是湯湯水水，大女婿二女婿白吃白喝還抱怨日子灰的好似黑霜的秋禾。傻女婿和婆娘妻母三人勞動只頂二八，成天在地裏苦熬苦受，總算夏田收回些麥子，做了頓好飯。大女婿說：「哎呀，我以為扁食是長在樹上的！」二女婿說：「哎呀，我以為白麵只糧食店裏才有！」傻女婿說：「土裏生上裏長，只要勞動有福享！」大女婿二女婿聽來很有道理，就帶上婆姨去上地。乍來勞動，腰酸腿痛，慢慢就習慣成自然。由於人衆手勤：「耕三耙四，八遍，八米二糠」，刨開的不賴。八月十五過節，家裏擺開席面，老娘娘坐在上首，傻女婿婆娘漢桶坐在對面，大、二女婿分坐兩邊。老娘娘笑

在肩頭，喜的心裏。她老人家說：「大家動手把日月鬧好喇，以前三人養七人，而今是各人養各人，大姑爺，二姑爺也變了家，咱們的喜事，咱們來慶賀吧，作首七言八句。」大家都讚成丈母的意思，老娘第一個說：「世上勞動最爲先，二大女婿說：「輕視勞動起害處。」大閨女說：「好吃好穿懶動彈，」二女婿說：「只會放賬打算盤。」三閨女說：「剝削腦筋一下難，」三閨女拍漢子一時說不上，忙搶先說：「懶漢習氣要改轉，」她沒說完，大、二女就嚷成一吃蛋，說他說錯了韻，罰酒一杯。末後輪到嫂女婿，以爲這一下可逼住他那「挑担心（連襟）了，」老娘也正打算灌酒，不想，女婿推開他的手說：「男耕女織勤創福，勞動生產光景好！」

編者按：咱們窮人家要翻身過好光景，首先就要把壓在身上的過重的租子，過高的舊債推倒下去，翻過身來，再加上勤創福才能過好光景，缺一不可都不行。

鋤頭的功勞

張魯原稿
張友改編

前清光緒四年，山西大旱。興縣記不清叫個什麼村裏，有個李老漢，這人七十多是個瞎子。從不攪了，一輩子工，種庄稼很有經驗。

這年他家三個兒子，種了二十畝地。自耕土以後，沒下一點雨。不勤時候，那些有錢的，看見穀苗不頂事了，乾脆荒了，打發長工到地裏野菜。唯有李老漢，憑古人的三句話：「天旱不換鋤頭，雨澆不換澆園」，就安頓三個兒子說：「天旱了，鋤苗子

止有水，雨落了，水就乾了，你們不要看人家，齊往過動吧！三兒的媳婦，還在
這二十一畝地裏呢！

可是，兒子們到這地裏，看那太陽晒的實在惡咧。苗子軟溜溜地躺在地下，只等雨
頭不見日頭的時候，才能挺起脖子。他們動的也瀆氣。一到中午，就到樹蔭底下睡覺去
了。三兒埋怨地說：「這是誰住眼說開謊話！鋤給完頓，還拿高杜費心著。頭倒還得
鋤死一口子」。

有一天，三兒同哥哥們商量了一下，要捉弄他瞎爹。在地裏挽了一根苗，放在石頭
上頭。第二天晚上拿回家去。遞給他瞎爹說：「苗子晒的黃淋淋的齊死小啦，還叫鋤甚麼
？」老漢拿着苗苗，揣的剝皮皮，到了上層又一層，剝到心心上，揣着還有點水氣，就
遞他們說：「穀心還有氣哩，一下雨就活起來了，兒子們乾氣沒說的，又去鋤去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還是不下雨。兒子們弟兄們當的總算把二十一畝地鋤完
了。到了五月三十日，下了四五寸飽雨，莊稼吃了勁。苗苗地也長了。天也奇怪，不下
是不下，下起來三五天就是一場。地裏常是濕濕的，把穀苗挽起來，往旁處一摔，只要
攪住土就能活來。老漢家的穀子地淨丹丹的，沒收幾根草，苗子長得好，雨後半個月就
種過了。再說別家地，草長起來人多高，比莊稼還威，有錢人家出大錢僱上大船，
黃連的草移到西邊又活來了。貴賤沒辦法。有的人站在自己地裏，看看李老漢家的穀
苗，嘆氣嘆氣的後悔錯打了主意。

秋天也！李老漢的穀穗長十二尺長，兒子們高興的收割着。特別是三兒，看看穀子，真謀一謀自己要娶的女人，樂的心上開了花，他說：「到底是古人說下的經驗，天旱不誤鋤田，雨澇不誤澆田。人家的打三五斗，咱的打一石，這全是鋤頭上的功勞呵！」

編者按：土壤裏面，有一種毛細管，太陽經過它去吸收水分，鋤地的作用就是割斷毛細管，保存水分。天旱年月多鋤地它的作用就更大，所以「鋤頭上有水」，這話是有科學根據的。

賊娃子偷糞

柯藍

從前，很早很早的古代時候，那時候人還不知道糞能夠肥地呢？出了這麼一個故事

有一個姓張的老漢，出身是個石匠，走南路攪了五年工回到家裏，忽然買進了十畝地，種開莊稼了。他對他兒說：「兒呀！咱這回在外頭見人家種地，有一個新辦法！在莊稼地裏，要多打一倍的糧呢！咱這地方人不知道這辦法，咱們悄悄的照這法子種！比做石匠強幾十倍呢！可不教讓別人知道了！不然糞就不夠了呀！」他兒說：「人家見了怎辦？」張老漢說：「咱父子兩半夜就起來，拿上鏟，提上筐，悄悄的拾糞沒人看見，萬一碰見了人，一定裝糊，就說是我從南路回來，得了一樣好法寶，能指糞成金呢！來人一定笑話咱，就讓他笑話吧！」

第二天他父子倆真的就動彈了。那正是收秋罷。天涼的好候，像田餅一樣的牛糞，像麵團一樣的腳糞，父子倆見了就往筐裏裝，那時誰也不拾糞，糞再多得過餘，由得人拾。冬家院子裏的糞就集得有小山堆高了。左鄰右舍的人見了，抱着肚子笑咧。都說：「這家人不知道，信了什麼邪教？把這些帶臭東西當寶貝看！屁也不頂！」這麼笑話了幾天，也就慣了，誰也不注意張老漢了，等到春上，張老漢把糞統統送到地裏，莊上的人還不曉得咧！

過了一年，莊稼長起來了；糧食打下來了，張老漢家裏多打了幾十石穀子，一家人換上了新衣，吃上了肉、麵，這一下，莊上傳開說：「哎呀！這窮漢吃穿這麼好！真是有了什麼邪教咧！硬指糞成金。你想，去年冬天他院子裏山堆，標子的糞，今年一開春就不見了，就統變了金子，你說他有多少錢呀！」

那會兒走舊社會，賊娃子多咧！賊娃子就專門往聽誰家錢多！聽說張老漢能指糞成金，說是糞一過了他的手，就成金子；開先還不信！這年冬天又有見張老漢父子倆，把糞叫睡半夜的拾錢，就是把糞當寶貝一樣看待，這下就起了心；他媽的，偷他一點看，看他有多少金子。

賊娃子姓劉二，這天晚上他到張老漢家來了，偷走了二十幾兩銀子。第二天張老漢的兒大哭大嚷，說是給人偷了，賊娃子藏在左鄰右舍裏，裝着來看動靜，見張老漢對他兒說：「兒呀！你哭什麼呀！二十幾兩銀子丟了就丟了！只要沒有把咱的窩偷走，就

不要緊呀！過了年，咱的糞又會變銀子的！」劉二一聽，大吃一驚，心想：「他騙的！這樣說來，咱倒不如偷他的糞呀！」賊娃子這天晚上就來偷張老漢的糞了，把院牆撬了個大缺口，搯走了一口袋糞。回去把糞用大水缸裝着，悄悄的藏在窖裏，他想：「這下好了，這糞統統過了張老漢的手呀，好好的把他擺着，過了年就會變銀子！咱有了這一缸銀子，吃好穿好，還可以娶一個婆娘呀！……」賊娃子就這麼整天倒在炕上睡覺，一心等着咧！

到開春，天也熱了，冰雪也化了，劉二爺裏藏的那一缸糞，不知道怎麼的，先是爬出來成千成萬的蛆，隨後就飛出一窩的紅頭蒼蠅。這些穢臭東西擺在窖裏，哪裏還變成銀子呀！倒是百般不衛生；反而惹起了病痛。賊娃子病倒在炕上了，哎呦哎呦的哼個不停。這事傳一傳開；賊娃子的馬脚露出來啦，張老漢跑來說：「哎呀！是你偷了我的糞呀！糞這東西，你送到地裏，就會變成銀子，你把他留下來，不說放在窖裏，就是擺在院裏，又髒又臭也會病人咧！還會死人咧！」

救了一家人

張卓原稿
張友改編

前清光緒年間，在山西，記不清是什麼縣什麼村裏，有一戶姓馬的人家，老小一共五口人，老漢、老漢、兒子、媳婦，還有個兩歲的小孫孫。他家種二十來畝山坡地，全憑兒子刨箇、媳婦做茶打飯，料理家務，一家過的還將就。媳婦娘家貧寒，養成個勤



勞的習慣，平素過日子刻苦節儉。單說，從光緒十五年，每頓飯，婆婆給留下米，雖便悄悄地藏過一撮，三年功夫積存下滿滿三大甕小米，瞞過翁婆丈夫，藏在院裏。

到了光緒十八年，一下子遭了旱災，頂到六月天，沒有一點雨。人們哭哭啼啼，離開家鄉，四處逃命，馬老漢也着了急，整天求神祈雨，可是，太陽一天比一天晒得惡，天寒萬里無雲。老婆婆吩咐叨叨說：「不知是那輩子造下的孽，命該餓死。兒子雖是個好勞動，想到如來沒有吃的，也是枉然。唯有媳婦不慌不忙，口口聲聲說『咱家不怕！』爲這事，還常同丈夫吵，她說：『我說不怕就不怕！你好好在地裏受吧！』旁人也不理睬她的話，還是愁眉不展的盼望老天爺睜眼，趕緊下點及時雨，救救老百姓吧。」

有一天，馬老漢實在拿不來「治餓」的東西了，挽得些苦菜，一把丟在炕上，對全家人說：「煮上吃吧！再旱幾天，連這也沒有，那時睜大眼睛往死餓吧！」媳婦還是不慌不忙的說：「咱家不怕！」兒子接過去就氣憤憤的說：「還是說咱家不怕，齊餓死就不怕啦！」媳婦看見實在沒有吃的了，才說了實話。她說：「古人說：年年防旱不怕災，夜夜防賊不失盜。我三年前才到咱家來就注意上了，每頓飯節省一撮米，誰也不覺餓，三年天氣積存下三大甕，藏在院裏，這時還不能頂一陣嗎？」全家真聽了，臉上突然歡喜起來，一窩子人圍到跟前，齊說：「好一個年年防旱不怕災，你救了咱家的命呀！有了吃的，好好動彈吧！」

編者按：老百姓有一句俗話，叫做：「懸口口上不節省，甕底底下來不及」，就是

說要把節約當成經常的事，並且和生產連系起來。所謂「勤儉起家」，在舊社會是做不到的，但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都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吃磚頭渡荒年

馬烽說

山西興縣，有一戶姓劉的說，人家老人們手上，家道很貧，種的好多地，好年景時候，老人們常把那些空閒地，撒的種上蔓菁，野菜。到秋裏收下，吃也吃不完，就把這些東西煮下，攪上粗糠挑絞，壓成菜餛飩。年年從起，慢兒就積存下一大堆，放也沒放處。後來老人們在家佛堂裏，用菜餛飩了四觀音殿，聽說的時候，對兒孫們說：「以後要是跌下年景，錢的不行了，就拆的吃觀音殿的餛飩吧。」這句話，一輩一輩傳下來。年常日久了，誰也不去看那是甚麼東西。到了前清光緒十八年，跌下個大年景，寸草不收，地裏莊稼連個苗苗也沒，草根樹皮齊吃了。闔的人吃人，大吃大，餓死的可多啦。劉家也是餓的一團稀溜，眼看就不行了，這時才記起老人們留下的話。於是大家一齊動手，把觀音殿的磚拆下來，拿斧子搗碎，用鏟子壓成麵，蒸的吃窩窩，炒的吃炒麵，喝麵糊糊，燒餅子都行。吃起來又甜又香。就這樣救了好多人的命。

編者按：這個故事主要說明「有備無患」，平常沒有什麼用處的東西，積存起來，在一定的時候，將有很大的作用。

五靈子

柯靈記

山西地面上，爲開趙家莊，莊子裏有條小河，河這邊有一顆桑樹，桑樹上有一窩雀子。河那邊是一堵石崖，崖上有一條縫，縫裏躲一窩五靈子鳥；兩窩鳥對面住着，都常常和氣；過的是不快樂日子。這年到了秋末，冬天快來的時候，桑樹上的老雀子知道天要下雪了，快要冷起來了，便帶了他的幾個小雀子飛出去，東找西找抱了好些乾草回來，小雀子問：『咱們要這麼多草幹什麼呀？』老雀子便領着小雀子來看他們的窩，說：『快看！咱們住的窩，這裏有縫，這裏太薄，冬天要來了，天氣很冷，現在不多弄些草，來且尋不上草，咱們就會凍死！悔那悔不及呀！』小雀子們聽了，便再沒做聲了。對面的五靈子鳥見了，拍着手笑，『一家人躺在石縫裏，太陽射進來，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就不想動，還唱着歌說：』

『得過且過，得過且過！太陽暖如！』

五靈子這鳥，說來也長得古怪，在夏天滿身是毛，到冬天泥身沒一根毛了，這陣到了冬天，你看，一清早石縫裏冷的可厲害，五靈子一家，凍得不行，擠在了塊打顫，直

『凍死我，凍死我，太陽出來快變窩！』

到了正午，太陽出來了，又暖和一點了，五靈子一家子躺在石縫裏，又不想變窩了。

，對門的雀子過來勸他，說天黑了，晚上更冷了，快盪好窩吧！五靈子一家人輪着都不肯起來，笑着說：

「得過且過，得過且過，太陽暖和！」

到了晚上，五靈子一家子就凍死了。

附記：凡事預先準備，不要拖延，我們區村幹部就要像老雀子一樣早早計劃，看羣衆生產有什麼要準備的。親身檢查，領導大家幹好，等到急用再來做就遲了，像五靈子一樣，會吃虧的。

山羊上當

紹英
奇藍

在一條幾十里長的稍溝裏，有各種各樣的野獸：什麼狼呀、豹子呀、還有狐子、山
羊……數也數不清。

這許多野獸都有一項了不起的本領，長的四條腿都會跑會跳，却誰也跑不過山羊，惟有山羊跑得最快，它長得四條腿桿粗細的腿，身子也輕巧靈便，一跑起來，哎！一袋烟工夫就能跑五六里咧！

這一天，山羊老爺在一顆木樁下休息，太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便慢慢打起瞌睡來了！忽然，山羊老爺好像聽見身邊有腳步聲過來了！又好像是做夢，又好像是聽見有人拿着槍過來了咧！這一下，山羊老爺也不看個清楚，撒開它那四條追風腿，不要命的就

聽。這一跑，跑過了多少山嶺？不知道！穿過了多少梢林？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呢？不知道！有打獵的追來了沒有？更不知道！一直跑，這位山羊老爺跑不動了，滿身是汗，氣也喘不過來了，才好像後面沒有人追來，站下來，回頭一看，真的可不是沒有人追，山羊老爺心裏真氣，便趕忙又返回深溝溝裏，很後悔的說：「哎！真不該沒有看下一下就跑，看清楚了，就不會跑這些冤枉路了！」

自從這以後，山羊老爺一出門，見了他那一族人，就把他這回上當的事說出來。二傳十，十傳百，這梢溝裏百多隻山羊都知道了。那時候以後，遇事要看清楚，不敢莽撞了。可是，事情沒這麼簡單呀，你看，這一天，山羊老爺跟精靈裏的狐狸大哥，在山坡上散步，忽然，又聽見後面地上樹葉踏得沙沙響，好像有人來了。狐狸大哥說：「快跑呀！有人來了！」山羊老爺說：「呃！不要再上當，讓我慢慢看一下！」山羊老爺便回過頭去，站着不動的看，狐狸大哥跑了幾步，把頭回過去，一眼看見一個人，拿的槍躲在一棵大樹後面，拔起腿又跑，還大聲喊：「山羊老爺！快跑呀！你邊跑邊看呀！站着看要吃虧的！」話還沒說完，只聽見叭的一槍，山羊老爺站着看的工夫，被獵人瞄得準準的，一槍就打死了。

狐狸大哥逃了命，得了這個好教訓，他却忘了告訴山羊老爺那一族人，就這樣，山羊被扎死的許多……。

附記：我們做事一定要調查，不調查，就要吃虧，就是調查也要講究方式，方式不

好也要上當，跟山羊一樣。這個故事的意思就在這裏。

石頭元寶

張友

有一個老漢，生下五個兒子，都是娶了媳婦生下娃娃的人了。起初，兄弟們在一個鍋裏吃飯，還沒有什麼，後來，你說他吃多，他說你肚大，七嘴八舌鬧不在一處，就另開了。分家的時候，給老漢分下一份養老。單另過活，可是兒子們，媳婦們，都眼紅的不行，都想往自己手裏摸一把。老大怕老二伺俸的好把養老搗去，老二說老三是一個尖頭，要小心。老三說老四的婆娘窟窿眼眼，一定要防他，老四說老五猴兒，老漢又親他，非同他分一點不可。老五說老六是長子，養老金一定是他想執掌，這樣，弟兄五個就鬥起心眼來了。從此以後，今天老大請老漢吃肉，明天老二請老漢吃麵，後天老三請老漢喝酒，外後天又說不定是老四老五請吃糕，反正你不請，就是他請。有時碰在一個日子，弟兄們還得鬥口角，大家吵着「養你來咧，沒養我？老人是你一人的？」在老漢面前，又是你說他不好，他說你太壞，互相攻擊，好像自己是頂孝順的兒子。這樣，都同老漢關係很好。過了這麼一月廿天，大家就思謀要錢的方法呀！老大說他兒問媳婦沒影禮。老二說他媳女子沒嫁妝。老三說他婆娘生孩子要過滿月。老四說他婆娘生了病，沒錢醫治。老五說他沒本事，顧不了家。反正各都有理。老漢一聽了人的嘴軟，用了人的手軟，那一家也不敢得罪，簡直是有求必應，誰來給誰，慢慢的就把養老金罄盡完

了。
兒子們估計老漢的養老沒了，立刻變了樣子，誰也不爭搶請吃好的了，連粗茶笨飯也不想給吃了。老漢爭論了半天，才訂下個一家家輪着吃飯的規矩。輪到老人家老大家吃稀飯，輪到老二家，老二家吃米湯，輪到誰家，誰家吃賴的。孩子們不懂事，也不喜歡這個窮爺爺，他一來就得吃十天苦，等他走了，一家大小才大吃二喝。人家吃的像紅河一樣，把老漢一人擱在乾灘上了。

老漢把世事看透了。他說：「娘親爹親不如錢親」，「有錢是爺娘，沒錢站路旁」。他就想了一個辦法，每天到河灘裏練一塊石子，不幾天練下一口袋，放在後炕角角上。又到女子家，借來兩個元寶，放在炕上。有一天孫子們來耍來了，這個問：「爺爺那黃丹丹的是甚？」他說是元寶。那個問：「爺爺有多少？」他指着口袋說：「還有一口袋！」又一個問：「爺爺這元寶給誰呀？」他說：「你們可不敢出去瞎說！你爹爹們誰待爺爺好，爺爺死了就給誰。」孩子們回到家裏，把這話告給他們的母親，說爺爺有一口袋元寶，誰待他好，死了給誰。

大人們聽見有元寶，像餓狗得食一樣，樂的閉不起嘴來。於是，各家又殷勤起來了。又同過去一樣，爭的給吃好的，都想得那一袋子元寶。

有一天老漢死了。弟兄五個不說埋葬老人的事，先來找那一口袋元寶。不料，一往出倒。全是些石頭，連個元寶影子也沒留。弟兄們互相猜疑起來，正要吵架鬧官司的時

館，老大把口袋反過來，那上面貼着一張紙條條，明明白白有四句話：「家有五子，不如我老漢這石子，不是我老漢這石子，幾乎把我老漢餓死。」大家看了，這才死心了。

附記：在私有財產社會裏，只有金錢萬能，不可能有真正的愛情存在，那怕是父母妻子之間。這個故事主要是諷刺金錢對人的作用。

皇曆迷

有一個人，最相信皇曆，他不管作一件什麼事情，都要翻開皇曆，找找吉日吉時吉刻，就是挖個坑子，修個牆牆，到村外走一回親戚，也都要看看皇曆。他家的後牆快要倒塌了，但是曆書上好多日子都是不宜動土，他也就不請人家來修，讓那一堵牆歪着，等皇曆上的好日子。

有一天，一個朋友請他吃飯，他就打開皇曆，看着今天有沒有「宜出行」；可是一看今天的日子下面寫的是：「諸事不宜出行」，可是他似乎看見朋友家的酒肉，一盤一盤端上來了，嘴裏的涎涎流的好長，喉嚨裏伸出手來，立等要吃着哩。他想：這一頓美酒美肉，怎麼能白白放過去呢？於是就想了一個方法來解釋這「不宜出行」的幾個字。他就自言自語的說：「不宜出行」當然是不宜出大門，我要是翻牆頭出去，也就不會犯忌了。說罷，就抬了梯子，往牆上爬，爬到半當空，牆有點動搖，但是他正想着酒香肉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爬上牆頭，不料等他從牆頭上往下一跳，轟

「醒一聲，驢頭場下來了，把他全身壓在底下，祇露着一個頭在外面，大叫救命。他兒子來一看，不知道該怎辦了，因為要把他父親從牆底下救出來，就非動土不可。在他父親教育之下，也是一個小皇曆迷，就趕忙跑回去翻開皇曆一看，三天內都沒有「宜動土」，他就跑來向他父親說：「爹爹，皇曆上三天沒有『宜動土』，三天以後再救你吧。」那老皇曆迷立刻急壞了，大驚他的兒子說：「一日你媽的，再壓三天把你老子壓死了，再不要相信那個鬼皇曆了。」

編者按：皇曆上的野日子賴日子，全是封建迷信的東西，沒有任何科學根據，大門放下不走，翻爛牆頭壓壞，皇曆上還沒有動土的日子，若是再信皇曆，那就是自找死路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自己該做甚就做甚，聽信皇曆常常要誤事，甚至會出危險。

康熙皇帝訪山東

張友

人們傳說：清朝康熙皇帝手上，山東地方驛馬很多。這些人打富濟貧，專門與官府作對。朝廷派兵去剿，常常打了敗仗回來。康熙皇帝就想親自去收撫，又怕把他殺了，他就化裝成一個江湖上的人物，從北京城起身，就到山東去。

他走的時候，身邊帶了許多銀錢。到了一個地方，就是大吃大喝，他估計他的錢是花不完的，誰知道路程遙遠，走到河北南部，錢已經花光了。他當時一人走，也不說他就是康熙皇帝，所以沒錢就吃不出飯來。

有一天，他實在餓的不行了，投宿在一個小村村裏。這個村村本來是很富足的，只因爲官府「剿匪」，經常遣大兵，給扎哨內甚也沒了。老百姓吃黑豆小糶，糠炒麵，鹽窩窩。康熙本是帝王之家，那裏見過這等吃喝，他看見老百姓吃的很香，就以爲這是最好吃的茶飯了。他就伸手去問一個老婆婆要，那老婆婆也隨手拿過一個糖窩窩給他。他問人家：「這叫什麼東西？」老婆婆說：「這叫口蘇。」因爲他幾天不吃飯了，一口就放到嘴裏，果然是到口蘇，又香又甜。他說：「你們這地方的人好光景呀！就是官府裏的人也吃不上這等茶飯。」老婆婆接過去也說：「自然囉！官府的人還能吃上我們這等吃喝！」

康熙到了山東，不知道完成任務了沒有，後來就回去了。回到京裏，每天又是龍心鳳眼，海參魚翅吃個不休。說也奇怪，這種好吃的東西，吃的多了，似乎也很膩人，康熙一天心血來潮，忽然想起他訪山東的時候，聽吃過一陣「口蘇」，又香又甜，他就叫廚子給他做來吃。這廚子是天下名師，他也會做，就沒見這個到口蘇是怎麼東西，他想皇帝吃過的東西，那有壞的？就拿白米白麵，油炸的油炸，油炒的油炒，還不知放些什麼香東西，誰做下以後，不合康熙的口味，就把它殺了。以後又調來十幾個廚子，誰也做不成這個到口蘇，一個一個都殺了，以後一聽到朝廷家調廚子，誰也不敢來，都怕的死了，有的改了行。

但是，康熙皇帝還是非吃不可。

這時，朝中一家臣子，名喚曾敏庫，知道了這件事，他就奏了一本說：「我主聖上，爲了吃『到口蘇』，殺了這麼多廚子，恐引起社會非難，不若傳一聖旨，到冀南調那一老婦，叫他把當年吃的『到口蘇』拿來，吾皇豈不如意嗎？」康熙聽了他的話，就把那老婆婆調來了。

那老婦人到了京裏，怕的戰戰兢兢。她想那一家皇帝吃過饅窩窩呢？吃見不好，她裏裏我。但是，她也沒辦法，就把那饅窩窩獻上去。康熙帝一見這饅窩窩，同他吃過的一到口蘇，形狀一樣，很是喜歡，一口就填在嘴裏。誰知是回可不像他在冀南那樣，原來又苦澀，又扎嘴，那裏能嚥下去，「不嚼」一聲，就吐將出來，並且大怒道：「推出去斬了。」拿這等東西與寡人兒戲！」左右正要動手，那老婦人低低講出兩句話說：「飽了肉也嫌；餓了饅也甜。」康熙以爲那婦人罵他，急問：「她講說什麼？」左右一齊高聲答道：「飽了饅也嫌，餓了饅也甜。」康熙一聽，感到自己是個做皇帝的，連那老婦人還不如，心上一着急，一下昏過去。抬回後宮裏去了。

編者按：這故事是挖苦那種「身在福地不知福」的人。咱們解放區人民過的生活，民主自由，日日高昇，比起國民黨閻錫山統治區的專制獨裁，天天下降來，咱們這是人間天堂，他們那是人間地獄。怪不得那裏老百姓齊齊想來咱解放區，可是咱們有些人還不滿足，讀了這故事應該覺悟了才對。

2448

82

340

40